

★★★★★★★★★★★★★★★★

★★★★★★★★★★★★★★★★

TIEXUE

BINGHUN



铁血 兵魂

**真正的强大不以武力为尊，而是以精神铸魂！
一部书讲透战术智慧、用兵技巧、格斗经验！**

零距离解读最真实的魔鬼训练，最残酷的军事竞赛，最震撼的单兵作战！

从痞子到兵王，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

★★★ **兄弟联盟** ◎ 著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14042688 014042689



I247.52
241

铁血兵魂

★★★ 兄弟联盟◎著 ★★★



北航

C1728955

I247.52
24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血兵魂 / 兄弟联盟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14.6

ISBN 978-7-5534-4379-9

I. ①铁… II. ①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8028 号

铁血兵魂

著 者 兄弟联盟
责任编辑 顾学云 奚春玲
封面设计 书舟设计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22
邮编 :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 010-63109269
发行部 : 010-51582241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ISBN 978-7-5534-4379-9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 010-63109269

目 录

引 子	001
01 士可杀，不可辱	004
02 在刀尖上奋战	037
03 愿做一把利剑	072
04 龙之逆鳞	115
05 桃花运	156
06 致命灵狐现身	187
07 初显身手	220
08 强者之心不可欺	250
09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85
10 英雄见面，分外眼红	312

引子

我想我的战友，我想我倒在境外的兄弟们！和8号站在陵园，我的心在滴血！老班长，又到你的生日了，我和8号默默地祝福你……大家跟着我去给先烈和牺牲在和平年代的军人们，包括我的兄弟们祭奠吧！

十几年的军旅生涯，我获得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兄弟，而且是永远地失去了。也许哪天我也和他们一样，带着满身的秘密和他们相聚！

我不会后悔什么，更不会后悔当初和8号选择这个特殊的部队。8号带着浑身的伤病退役，他不后悔，我更不会！

也许我会像幸运的8号那样，结婚、生子、终老……老了的时候，等到秘密公开的那天去战友坟上敬杯酒，告诉牺牲的战友，国家没有忘记你们！

空岚雁笑几烟断，血腾兵梭舞怒斩。

兽壕禽寂魂惊颤，残夕红遍碎兵骸。

沙山似海，残阳如血，辉映之下，沙石映红。在高原山区的山谷深处，在令人震撼的夕阳美景下，如果不是满地躺着的数十具死状各不相同的尸体和尚未消散的硝烟，谁也想不到就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前，这里发生了一场令世人难以想象的惨烈战斗！

一眼望去，方圆几百米本就草木不生的山谷，在死亡的笼罩下，显得尤为狰狞恐怖。空气中的硝烟散发着死亡的血腥气息，躺在地上已经失去生命气息的身体下，一摊一摊紫红的鲜血丝毫没有凝固的意向，而是慢慢地渗入沙土中。

除了鲜血和死亡，山谷中还有几个身穿沙漠迷彩、全副武装的战士，细

细一数，对，是七个。头戴防毒面具，全副武装，浑身染血，乍一眼看去，他们不像人，更像是收割生命的死亡战神。如果能透过他们脸上的防毒面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神，冰冷得令人心颤。

“白狐呼叫狐头，狐头收到请回答！白狐呼叫狐头，狐头收到请回答……”七名战士打扫完战场后聚在一起，其中一人对着单兵电台连续呼叫，可对讲机里仍然是一片寂静。

一年后……

雪花不断飘洒在昆仑之巅，高大的纪念碑上，“保卫祖国边防的烈士永垂不朽”这13个烫金大字，在高原雪花云雾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坐落在这里的是世界上最高、环境最恶劣、离天堂最近的烈士陵园。

阴暗的天空下，纪念碑后面，一排排烈士墓如同威武的军阵，整齐列队，沉静肃然。细数一下，正好是10排，106个墓碑，墓碑里躺着106位烈士。这里在高原军人的心中，是一块圣地。许多边防兵士都说：“生在喀喇昆仑为祖国站岗，死在康西瓦为百姓放哨。”而躺在这里的106位烈士就是印证这句话的最好证明。长眠在这里的勇士们，也不是孤独的，他们的身躯与宏伟的喀喇昆仑山脉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任凭冰雪风暴袭击，如昔日一样保卫着祖国的壮丽河山。

雪花依旧在飘洒，布满雪花的烈士陵园前，一辆军用猎豹越野车缓缓地停下。一名身穿冬常服的陆军军官走下车，背着背囊，迈着沉重的步子朝陵园走来。一步一个脚印，深深地陷进雪里……看到维修一新的烈士陵园，少校心中感到些许欣慰，原本空旷、杂草丛生的陵园用围墙围了起来，陵园门口写着：赤胆忠心，精神励万代；卫国戍边，业绩撼千山。少校摘掉手套，摸着崭新的大理石门柱，走进陵园，在一块赤红色的大理石碑上，“康西瓦烈士陵园”几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少校看着这块石碑，停下了脚步，缓缓地走上前，用手轻轻地扫掉石碑上的积雪。继而走到纪念碑下，放下背囊，掏出烟酒，默哀、点烟、敬酒、敬礼！燃烧的香烟被大风吹着，红红的烟头很旺，辉映着少校被冻得有些发红但依旧保持敬礼姿势的右手。

看着这座肃穆的纪念碑和后面的106座墓碑，少校顿时思绪万千，往事依旧历历在目……

那年远征喀喇昆仑，我和我的战友兄弟们站在雪山之巅，为祖国、为忠

诚而战。

还记得，我和我的战友兄弟们屹立在高原雪域，用生命和热血向祖国书写忠诚的每一个日夜。

那天，我和我的战友兄弟们满怀崇敬缅怀烈士，宣誓、敬酒、上烟：“先烈们，有我们在，就绝不会让我们的国土再流失半寸！只要有我们在，就绝不会让豺狼跨进国门一步！你们安息吧！”

看到烈士中有 22 名同乡战友，少校感到十分亲切和自豪，但那不争气的眼睛，疼得直眨眼：“兄弟，你们的小老乡来看你们了，好久没喝过家乡的米酒吧？兄弟给你们带过来了，还有其他省份的前辈们，都来尝尝。”

烟已燃尽，烟灰也不知飞舞到了何处。少校放下右臂，拿起背囊，迎着寒风，踏着积雪走到每一个墓碑前，看到墓碑上刻的烈士人名、部队单位后，用手扫净上面的积雪，点上一支烟，插在墓碑前的雪地上。

一直走到陵园深处最后一排最后一个墓碑前，少校放下背囊，看着墓碑上刻着的名字，身子微微一颤，心中一顿翻涌。少校回过神对着墓碑轻声说道：“兄弟，我来看你了。我当时就说过，有一天我还会来看你，一定！今天，我来了，我来看你了。”

说完，少校从背囊里掏出烟酒，在雪地上摆上烧鸡、熟牛肉，拿出两个军用多功能水壶，把酒分成两半倒在两个水壶里：“兄弟，睡在这儿不咋舒服，一定冷了吧？来，走一个暖暖身子。”说完，少校拿着水壶的左右手互相碰了一下，左手的酒仰头一饮而尽，右手水壶里的酒洒在墓碑前。一壶饮毕，少校点燃两支烟，一支自己抽着，一支插在碑前雪地上，凝望着墓碑说道：“兄弟，今儿哥还带了你喜欢吃的烧鸡和熟牛肉，有点凉了，凑合吃，咱兄弟边吃边聊。你知道不，你现在躺在这儿舒坦了，兄弟我……好了，不和你说这些。以前啊，我总觉得我们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现在我才真正感受到，有的人，活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

整整一个下午，少校在墓碑前时而手舞足蹈，时而大发感慨，时而痛苦捶胸，时而沉默不语。走之前，少校起身敬礼，对着墓碑大声喊道：“兄弟！我一定还会回来看你！”雄壮悲戚之声伴随着少校的身影，渐渐消散在雪山之巅的风雪中……

01 士可杀，不可辱

初入军校

五年前。

边疆的9月，中午两点，烈日似火，辐射着整个大地。天气是那样炎热，仿佛一点火星就会引起爆炸似的。大地像蒸笼一样，热得人喘不过气来。

某陆军学院内，一阵阵号声响起，这是开饭的号声（因地域原因，边疆和内地约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内地此时应是正午12点）。操场上，一队队学员集合列队，在值班区队长的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吼着嘹亮的军歌前往饭堂。

在这几个前往食堂的队伍中，有一个11人组成的小队尤其扎眼，显得是那么的不和谐。这11个学员散乱地走在路上，手拿碗筷，一路叽叽喳喳蹦跶着。其中一个高个学员尤其夸张，一路又蹦又跳敲着碗筷，还欢快地吼着歌：“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欢喜……”

刚唱了两句，突然停了下来，拿着碗的左手摸了摸寸头。旁边貌似带队的中个学员问道：“怎么不唱了？小歌唱得不错啊，挺喜庆。”

“老大，这歌下句歌词是什么来着，我忘词了。”高个学员郁闷地看着带队学员。

带队学员瞥了高个学员一眼，大声骂道：“没文化，真可怕！”顺势在他头上敲了一下，眼睛眨巴了几下，对着旁边一个壮实学员喊道：“小强，告诉我们的陈大诗人，下一句歌词是什么。”

“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壮实学员敲着碗筷直接给

唱了出来。

带队学员欣慰地看着壮实学员，拍了拍高个学员的肩膀，怪声怪气地说道：“同样都是人，差距咋这么大呢？”

高个学员苦着脸笑道：“这不是一下想不起来了嘛。”

“华仔同志，要知耻而后勇啊！以后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明白吗？”带队学员依旧怪声怪气地高声说道。

“老大教育得对，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高个学员站直、挺胸、敬礼，大声回答道。旁边几人看到，大笑不止。

壮实学员突然说道：“老大，你看别的中队都唱着队列歌曲齐步前进，我们是不是也要唱起来？”

带队学员想了想说：“嗯，小强说得对，我们虽然人少，但气势不能弱了。来，就唱华仔刚才唱的那首，吼起来，碗筷敲响。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预备起！”当当两下，敲碗声顺势响起。

“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呀呼嗨嗨，咿呀嗨，呀呼嗨嗨……”一行人吼着歌又蹦又跳，叮叮当当的敲碗声响成一片，引得旁边一个学员中队侧目而视。

“一二一！立定！”一声口令喊出，在整齐的啪啪两声后，学员中队停下，立正站在路上。“你们是哪个中队的？”旁边中队的带队上尉对着他们吼道。

“提干中队的。”领头的带队学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气恼的上尉看着这个学员的样子，怒气更重，像机关枪似的对这些学员训斥起来：“你们还有军人的样子吗？我看是一群强盗！入学前是哪个部队的？我看你们那部队就不行，带出这么一些兵。等会儿回去跟你们中队长反映一下，我们看你们是欠收拾！”

听到这话，11名学员原本平和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眉毛竖起，一个个眼中燃烧着怒火，盯着上尉！片刻，带队学员恢复平静，向上尉敬礼说道：“上尉同志，我们是提干中队的学员，关于我们原来的所属部队，抱歉，因为保密关系，不能告诉你。刚才我们队列不整，嬉笑打闹，不注意军人形象，是我们的错。如果我的直属上级要惩罚处分我们，我们绝对服从。你是干部，我尊重你，也接受你的批评，但你不能以此侮辱我们的部队！我希望

你向我们道歉！”

上尉听到带队学员的话，眉头紧皱，突然大笑起来：“道歉？没门儿！我说你们这样的兵，一定是原来的部队没教育好，难道不对吗？什么样的部队教育出什么样的兵，我看你们老部队也就这风气！你们几个眼睛瞪这么大看着我干吗？哦，难道还想打我不成？”上尉的眼中充满不屑。

“妈的，为老不尊，我就打你了！”壮实学员瞪着双眼，脖子上暴起一道道青筋，抡起拳头准备上前。带队学员一把将他拦下：“小强，你怎么能和这么大的首长一般见识，人家说话没素质，我们不能没素质，对不？”

上尉脸上的肌肉一阵抽动，明显也动了气，也让他所带中队的学员们一阵骚动。带队学员走上前，对着上尉又是一个军礼，这次语气明显加重了不少，一字一顿地对上尉说道：“上尉同志，我再次希望你向我们道歉，也希望你能尊重我们原来的所属部队！”

上尉似乎没有听到带队学员的话，因为内心的愤怒导致他的脸都扭曲了。他怒气冲冲地喊道：“还想打我！你们这帮学员，连基本的尊重都不知道，你们原来的部队是什么部队？真是扯淡部队扯淡兵！我看你们部队也是没人了，像你们这样的士兵也提干送到军校培训当干部，简直是对我们学院的侮辱，提干？我看你们是提着裤子干！”上尉嘴角一晒，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很有快感。

这几句话的杀伤力可是非同小可，小队学员中除了带队学员外，个个犹如被激怒的狮子，瞪着要杀人的双眼盯着上尉，握紧双拳大吼：“你个王八蛋，今天老子废了你！”

“拼着这学我不上，今天不锤你我就不姓刘！”

“士可杀，不可辱！为老不尊的干部欠打！”

上尉的面容更加扭曲，一张棕色的脸蛋憋得如猪肝一般。带队学员抬起右手，五指紧闭，紧咬的双颚放松下来，转过身大声喊道：“我们的拳头是用来打敌人的，而不是打自己的战友。只要他不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我们都可以容忍！”带队学员这一抬手、一席话倒是很有效果，身后的10名学员顿时安静下来，但一双双眼睛还是恶狠狠地盯着上尉。

上尉嘴角抽动了两下，声音渐渐放大，厉声喊道：“敢说你们原来是哪个部队的吗？让我也知道是哪个部队培养了这么一帮没素质、没教养的兵！”

“我们就是军委授予‘猛打、猛冲、猛追’荣誉称号的三猛大队！”一个瘦高个学员满带怒火地对上尉吼道。

“哈哈，我还真没听说过有‘三猛大队’这个部队。猛打？猛冲？猛追？我看你们是猛吃、猛喝、猛睡的三猛子吧。”上尉这话一说，引得所带中队的学员们一阵哄笑。但他话音刚落，就感觉下颚被重重一击，整个人瞬间倒在了地上。他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被何人所打。

“上尉同志！事不过三，我给过你两次机会道歉，是你自己不珍惜！现在知道什么是三猛了吗？”带队学员摸着拳头，看着躺在地上的上尉大声说道。当然，他确信自己能掌握好出拳的力道和位置。

眼冒金星的上尉用不敢相信的眼神看着站在自己身前的带队学员，怒火在心中熊熊燃烧，心想这小子还真狠，下颚差点被打掉了。上尉忍着疼痛，摸着下巴艰难地站起来。此时的他已经被怒火冲昏了理智，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打！一定要找回面子！”他对着身边的80多名学员大喊：“大家给我打！出了什么事我负责！”

一场军校大战即将展开。

新任院长

就在这时，一个两鬓斑白、肩章上扛着一颗金星的军人背着手慢慢地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好几个上校、大校。上尉看到来人，满脸的怒气顿时消散，摸了摸吃疼的下巴，急忙将已经乱了队形、准备开打的学员整队。他几步跑到将军面前，口齿不清地敬礼报告：“院长……同志，学……员二大队二……中队正在前往饭……堂，请您……指示！值班区……队长吴……征！”

旁边原本散乱的11个学员一听是院长，赶紧站成一排，心中一紧。

带队学员听到“院长”两字，迅速整队跑步向前报告：“院长同志，提干中队学员正在打架，请您指示！学员钟国龙！”

“稍息！”少将轻举右臂回礼，声音不大，却浑厚有力，语气不快不慢，但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威严感。“钟国龙？钟国龙？”院长自言自语地轻声说了两句，心中似乎想到了什么，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股不易察觉却发

内心的欣喜。同时，一旁肃立的区队长吴征脑袋也在高速运转着：“三猛大队？钟国龙？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而他身旁站着的二中队一千学员神色大变，虽然有些人心中不敢确定，但看向钟国龙的眼神中明显带着一股崇敬之情。

“打架？这是怎么回事？吴征！”少将看着上尉问道。

上尉不敢直视，放低目光回答道：“报告院长，我带着中队前往饭堂，他们几个学员就在我们队伍旁边，一路上又蹦又跳地唱着歌，还敲着碗筷，完全没有一点军人的形象。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下令队伍停下，教育了他们几句。没想到他们几个无组织、无纪律、不服气，还动手打人！”吴征有些吃瘪地说道。

钟国龙等人站在原地，心中更加吃紧。这下可完了，刚入学，兴奋得路上蹦跶，打架遇到院长，肯定要挨收拾。临走的时候大队长还说有机会让我代他向院长问好，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大队长满脸的崇敬之情，这院长一定是个厉害人物。丢人了！钟国龙心中想着。

“钟国龙！是这么回事吗？”院长转过头看着钟国龙问道。

钟国龙挺胸抬头，大声回答：“报告院长！吴区队长说得没错，我们几个是刚进军校，非常兴奋，得意忘形，在开饭路上不注意军人的形象。我们也接受吴区队长的‘教育’，为此，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惩罚。但吴区队长在‘教育’的同时，对我们的原所属部队进行侮辱，我两次希望得到吴区队长的歉意，但吴区队长不但不道歉，还变本加厉地对我部队进行侮辱！他侮辱我们个人没关系，毕竟他是干部我是兵，但他绝不能侮辱我的部队！我不能容忍，我想我们部队的每一个人都不能容忍，就像别人可以骂我，但不能骂我爹娘一样。所以我打了他，是为了让他知道，并非每一个干部都是值得士兵学员尊敬的！”钟国龙这一席话说得不卑不亢。

“嗯，我知道了。打架，可以，但要有正当的理由。”院长这句话不像是开玩笑，此言一出，身后的几个教官讨论了起来。院长听后摇了摇头，微笑着向钟国龙问道：“你们几个小伙子集体荣誉感很强嘛，原属哪个部队？”

笑里藏刀，杀人于无形！几个学员顿感不妙，紧接着大声回答：“报告院长！我们是三猛大队的！”

“哦，小李子的兵，难怪这么调皮。”院长依然微笑着。

“是！院长，来这里之前小李子……哦，不，我们大队长还叫我向您问好。”带队学员说话不利索了。

“别和我老吴拉关系，犯错误了，就算是我亲儿子我也要严惩。呵呵，小伙子，紧张啥呢，我老吴又不是吃人的老虎。你们几个叫什么名字？”

“报告院长！我叫钟国龙！”钟国龙大声回答道。

“报告院长！我叫陈利华！”高个学员敬礼报告。

“报告院长！我叫刘强！”这是壮实学员的声音。

“报告院长……”

待一行人报告完毕，院长点了点头说道：“好了，你们带队到学员一大队饭堂前集合，通知全院所有中队在你们饭堂前的操场上集合！”

“是！”吴征敬礼转身，随即眼睛一瞅钟国龙。钟国龙显然从小也属于那种“讲礼貌、尊师长”的好孩子，马上就回应了吴区队长一眼。

在钟国龙的带领下，11人一行撒腿就跑，跑步的行进速度明显高于队列要求。

“哈哈……”身后传来院长爽朗的笑声。

刚跑出百来米，队列中就传来猴子的感慨声：“这回我看院长是要让我们几个打背包回去了，我不知有何颜面见大队父老啊！”

“去你的，猴子，那区队长就是一副欠锤的相，要不是老大拦着，我早上去打他了。就算要开除我，我也认了，这口气不能不出。”刘强气冲冲地说道。

“老六这话正合我意，士可杀，不可侮！咱们三猛大队没有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还憋着不敢吭声的孬种。”陈利华接话道。

钟国龙听到哥儿几个的感言，扭头说道：“好了，都别嚷嚷了，这次事情是我经过很多思才后行的。咱出了事就不会怕事，人是我打的，要杀要剐我顶着。”

众人一听这话，脸顿时拉了下来：“老大，你说啥呢，我们兄弟是一条命一颗心，出了事一起扛，没你一个人顶着这话。”

钟国龙心中暖烘烘的，说道：“好了，兄弟们，要死球朝天，不死抽根烟。还是华仔那句话：我们三猛大队，士可杀，不可辱。”

院校比武

五分钟后。

学员一大队饭堂门前的操场上。

烈日下的操场上一片肃静，只有躲在白杨树叶下的几只戈壁蝉偶尔叫唤几声，全体学员也犹如白杨般笔直地挺立着。要说院机关这帮子人动作也真够麻利，这才几分钟，饭堂门口这一套音响讲话设备就整得利利索索的。在一阵报告声后，院长背着双手，慢慢地走到队伍前的饭堂台阶上。院长的步伐并不沉重，但下面站立的钟国龙、陈利华、刘强等人看着，却是一颤一颤的。

“同学们，别说老子不让你们吃饭，老子现在让你们在这里集合，是为了让你们看一场比赛，看完就让你们敞开肚子吃饭。可能还有很多同学不认识我，借着这个机会，我也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前几天刚到学院任职的新院长，我姓吴，名二炮，山东人。今天，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为了看一场精彩的表演。废话不多说，军务科长，整队！”

“是！”军务科李科长跑到队伍前有点摸不着头脑，想了想，转过身对着院长敬礼报告，“院长同志，请问该怎么整？”

院长站在饭堂台阶上，黑着脸对李科长吼道：“看表演，你说该怎么整？亏你在军务部门干了这么多年。”院长这番话是一点面子都没给李科长留。

院长这一吼，李科长更是不知所措，摸不准院长到底想干啥，心中喃喃道：“谁知道看什么表演，这队到底该怎么整？”但又不敢吭声，直直地愣在原地好几秒。

“得得，你一边儿去，这队老子亲自来整！”院长瞪了李科长一眼，走了下来，李科长见势立马跑回队列。院长瞅了瞅队伍，大声吼道：“最左边一行，报数！”

“1、2、3、4……21！”

“后11列听我口令，向后转！前10列，后11列，各自向前走10步，齐步走！全部都有，向后转！左右两侧空处队列首尾自动补齐看齐！”在院

长震天响的一系列口令声后，整个队伍被调整成一个“口”字形。钟国龙看着院长心想，这老头儿精气神还真足，声音响亮不说，还震得人心里一颤一颤的。

“提干中队钟国龙等11名学员和学员大队二中队出列！带到中间空地！”院长口令一下，吴征和钟国龙将本方学员带到位，心想要挨批斗了。

果不其然，所有队伍调整好后，院长背着手走到饭堂台阶上，对着麦克风大声说道：“今天是我上任的第一天，院里刚开完会准备吃饭，和其他领导走到半路，遇到二中队和提干中队几名学员正准备干仗。当时我一看，那阵势不得了，准备看完再吃饭。后来一想，这样不成，我们院领导要和大家同甘共苦，不能吞独食，有戏大家看。这不，就叫全院集合，看场好戏。”

院长一番话说完，在场的干部学员听得晕晕乎乎，心想也不知院长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叫大家一起看什么戏，难道是批斗大会，杀鸡给猴看？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帮学员这下是撞在枪口上了。二中队学员和钟国龙等人听着，心中苦笑不已。

“好了，废话不多说，下面开始看戏。表演项目就是现在社会上挺流行的那词，咋说来着……对，PK！在规定比武场地内，在不下死手、不伤及无辜的前提下，无规则无限制地PK，把对方打服为止。打伤了没关系，直接送院卫生所，再严重点也没事，反正这个军区医院离我们学院也不远。总归一句话，大家敞开膀子干，爱打架，老子今天就让你们打个饱，你们也别着急，啥时候打完我们啥时候吃饭。学员二大队二中队为一队，提干中队钟国龙等11名学员为二队。哦，对了，你们二中队除吴征留下，其他干部出来，到一旁看着。”

吴院长说完，学员方队中顿时响起一阵讨论的声音。尤其是二中队学员，一开始没注意，后来院长一讲话，听到钟国龙的名号，顿时明白此人乃全军大名鼎鼎一神人。平时看到要签名还来不及，现在要和他对打，这是个啥事啊？

钟国龙、陈利华、刘强、子弹等人也是相视一笑，要说打架，这正是他们的老本行。好久没有真正打过一回了，真要开除他们，离开前能敞开膀子打一回，也能解不少气。

“老吴，这样做不妥吧，到时候真打伤几个，军区领导怪罪下来，

可……”一个肩扛两杠四星的大校走到吴院长身边，细声说道。正是学院政委刘建国。

吴院长脸色一沉，回答道：“老刘，这有啥子不妥，你怕什么？军区既然让我兼任院长，出了什么事我和军区首长说。”

刘政委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道：“你啊，一大把年纪了，还是这牛脾气。”

吴院长哈哈一笑，对着麦克风继续说道：“给你们两队五分钟安排比武战术。”

吴院长话音刚落，吴征便敬礼报告道：“报告院长，请问是我们二中队86个人一起上，对付他们11个人吗？”

“对！还有什么疑问吗？”吴院长沉声道。

“这不公平吧，打赢了也不光彩。”吴征接道。

“钟国龙！”吴院长看着钟国龙问道：“你们觉得公平吗？”

钟国龙倒是很有大将之风，挺身大声回答：“报告院长，我觉得这样十分公平，其实……其实二中队人再多点也没关系。”

“呵呵，你小子。”院长笑呵呵地听着钟国龙的话，心想，这小子和我当年真的挺像，“今天这场比武，赢了有奖，输了要罚。为了避免敌我不分，提干中队把上衣脱了，光着膀子。”

听到钟国龙的回答，吴征心中非常不爽，这摆明是瞧不起我们，今天非要让你知道狂妄的后果。要说这吴征心高气傲，不知道钟国龙的名声也有一番缘故。当初钟国龙风光八面上电视的时候，吴征正在军校，那阵子军校毕业千里拉练，在外面折腾了半个月，回来时全军向“精武爱国英雄”钟国龙同志学习的阶段也过了。后来他以当届学员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一下来就是个上尉，分到乌鲁木齐陆军指挥学院当区队长教员。

吴征把中队几个班长、副班长召集在一起，细声说道：“待会儿对付他们11个人，我们就分成11个组。前九组每组8个人，一至九班班长各带一个组，剩下14个人分两组，我和一班副各带一组。每组盯住一个人，打倒一个后帮助其他小组，大家是否明白？”

“明白！”

“好了，你们迅速下去和各自小组成员传达策略，准备迎战。”

钟国龙那边光着膀子围成一圈，蹲在地上研究战术，声音很小，也不知说着什么。最后 11 个人一同起身，钟国龙对大家说道：“今天打架只为了荣誉。”

而后大家各自伸出右手，叠在一起大喊：“为了荣誉！杀！”
带着杀气的声音响彻天地，听者为之一震。

“比武正式开始！”在院长一声令下后，一场不对等的格斗比赛就正式拉开了序幕。不管是学院干部还是学员都瞪大了眼睛，等着看这场所谓的学院 PK。要说这新院长也真是不按常理出牌，这阵势不用说学员，干部也没见过啊，明摆着就是学院领导安排的合法化群架，还美其名曰：格斗比武。

场内右侧，提干中队等人以钟国龙为头，成箭头阵形站好，摆好格斗姿势扫视着对方众人。对面学员二中队则没什么阵法，按事先安排好的 11 个小组站在一起，虎视眈眈地看着钟国龙等人。见对方摆好格斗姿势，这帮学生兵一个个也不甘落后，摆起了姿势，乍一眼看去，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什么猴拳、虎掌、蛇拳，等等，摆什么姿势的都有，看着怪异得很。

钟国龙等人看着二中队众人这等姿势，差点误以为哥儿几个正被武林各门派围攻，那沉入丹田内的一股气差点笑喷了出来。吴征左右看了看，也觉得自己这边千奇百怪，对着学员们吼道：“你们干吗？来耍猴吗？把这些狗屁动作给我放下，按照原计划上！”

吴征不愧是当干部指挥员的，发扬了指挥员的作风，站在最后面，叫自己小组的人站在周围给自己当人肉掩体。他对着中队学员大吼一声：“冲！”

打架这东西还真是这样，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总是短暂的，一旦有一个带头的干起来，其他人身体内的血气也就被调动起来了。在吴征的“战前”安排下，一班长带领小组共八人冲锋在前。瞬间，二中队其他十个打架小组在组长的带领下，阵形有序地冲向钟国龙等人。

“保持阵形，不要被冲散了。兄弟们，以静制动，打！”钟国龙大吼一声，发挥箭头作用，迎战以一班长为中心的二中队众人。一班长也是个野路子出身，冲得生猛，刚到钟国龙跟前拳头还没有挥出，就被钟国龙一记右勾拳打在小腹上，当时就栽倒在地，捂着肚子杀猪般号叫。这也亏钟国龙掌握了力道，不然顺着一班长冲过来的力道，再加上这一拳的对冲力，今几个这只出头鸟非得当场阵亡不可。后面众人见钟国龙这等生猛，在一班长带领冲